



瞩望艺术王冠的姑娘

1983年《文汇月刊》报告文学选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83年《文汇月刊》报告文学选

瞩望艺术王冠
的姑娘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985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曹礼尧

封面设计：范一辛

插图：张楚良

张培础

施大畏

朱植人

瞩望艺术王冠的姑娘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印张13.75插页2字数320千
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4,500册

书号：10374·26

定价：2.30元

目 录

宋世雄，要给他一枚金牌·····	肖复兴（1）
凤鸣中都·····	徐子芳（20）
小巷里住着一位·····	郭建英 李迎选（36）
照澜院里钱伟长·····	常 青 王宗仁（60）
少年艾青·····	徐 刚（73）
柯岩印象·····	周 明（98）
吴彤章和金山农民画·····	刘保法（113）
瞩望艺术王冠的姑娘·····	李荣德（132）
小木屋·····	黄宗英（145）
特级大师之路·····	王永强（186）
闯进“旋涡”之后·····	齐明昌（199）
华夏土地英伦花·····	傅溪鹏（224）
你醒着么，龙门？·····	戴 晴（237）
柴达木传说·····	肖复兴（254）
新的高度，属于中国！·····	赵丽宏（291）
阁楼里的作家·····	谢大光（312）
麻风村探险记·····	蔡德东（327）

两位印度姑娘.....鲁 光 (343)

母 爱

——一位母亲的自述.....马继红 (363)

微 笑.....张正隆 (376)

企业家的狂想曲

——无锡无线电厂厂长王瑞良的故事.....周嘉俊 (390)

跋涉者.....余士君 (415)

宋世雄，要给他一枚金牌

肖复兴

“我有什么呀？不过做了一些本职工作，就象工人做工，农民种地，就象你写文章。”

——宋世雄这样对我说

他太忙了。从六月找到十一月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他……

终于，我叩响了宋世雄的房门。

如果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小战同志前后奔波、联系，助我一臂之力，恐怕今天我还找不到他呢。他简直就象足球场上那一个飞速旋转的足球，一会儿冲过中场，一会儿沉入底线，一会儿又飞出界外……我腿脚的速度总也赶不上他。

五月份，他到福建漳州采访去了。中国女排正在那里集训。天不作美，食物中毒，他被送进医院，抢救了一个多星期。五月二十八日，拖着体重减轻近十斤的病弱身子赶回北京。六月初，

他乘飞机飞往香港，转播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去了。

七月份，我又去找他。又没找到。三十余天在香港转播，不是面对绿茵茵的足球场，就是面对荧光屏幕，二十四支队，数百名运动员，在屏幕上闪动，在他脑子里闪动，够他招架一气的。难怪爱人在北京坐在电视机前，听他的解说后疼爱地说道：“哎呀，他的声音发干，连一点水份都没有了！”

八月份，他倒是在北京，我又不在了，跑到了北大荒。阴错阳差，命运总不让我们两人见面。

九月份，我从北大荒回来了，他却飞到了秘鲁。众目睽睽的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正在那里进行。

十月底，结束了五十二天漫长的南美之行，他刚刚回到北京。

我听说：他病了。在阿根廷，解说最后一场球——苏联队对巴西队的冠军决赛时，他突然一阵发慌，心跳过速。坚持解说完，他没有参加闭幕式，回旅馆躺下了，浑身骨头架子都要散了，心脏一阵阵紧缩。体育解说，既是脑力劳动，又是体力劳动呢。

他太累了。他太忙了。

能不忙吗？早在十四岁，还是个系红领巾的初中二年级学生，他就迷上了体育解说。张之，便是他崇拜的人物。每一次转播张之解说球赛实况，他总是收音机前最忠实的听众。他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画着只有自己才能看得懂的记录：带球画一条曲线，传球画一条直线……他默默地记着，悄悄地模仿着。维妙维肖、以假乱真的“学张之”，成了班里晚会上他的保留节目，一直伴着他到高中毕业。

奋斗了整整八年，他终于闯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坐到了

他渴望已久的话筒前。那是一九六一年的春天。那是他的第一次播音。转播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子团体赛。他心中小鹿撞怀般突突地直跳。他的声音象颤抖的弦发软发痠。他的手心攥出了热汗。张之就坐在他的身旁，用手轻轻地抚着他的后背。他感到了他手心的温暖。

梦寐以求的播音生涯开始了。可是，人们只知道体育解说员张之。他的名字，对于听众还是陌生的。他仍在艰难地向前走。这一走，整整二十年，甩在了他的背后。

他着急。二十二岁的小伙子，一下子变成四十二岁的壮年汉子。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呀？他不怕困难。困难，从来就是他忠实的朋友，总是影子般跟着他。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正在跃跃欲试报考大学，突然，体格检查，他得了肺结核。升学的资格失去了。人生第一个困难就开始横在面前。他悲切切念起了杜甫的诗句：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……”他的哥哥，区委一个团的干部，帮助了他，给他买了那么多的书：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《真正的人》……他的思想就是在这些英雄人物中得到陶冶。哥哥知道他爱看球，常常买张票带他去看球。那时的先农坛还是土场子，每次比赛前先要用喷水车喷一遍。湿漉漉的潮气，清新、温馨，从地面上蒸腾着，向他扑来。四周的彩旗迎风哗啦啦地响着，撩拨他的心。运动场上你争我夺激烈的竞赛，象澎湃喧啸的大海，使他的心胸开阔起来。人生，艰难而又宽广。象竞赛一样，只有勇者胜。悲观、消沉者只会跌进失败的深渊。他不愿意跌进去。他奋发了。他不能虚度年华。他不愿做落木萧萧而下。

义务工作，不取分文，他在街道团委整整工作了三年。这三年，体育解说基本功的训练仍然没有间断。回家，面对一堵白墙，幻想着一片绿草茵茵的足球场，练习解说。路上，骑着自行

车，边骑边说，惊动了旁边的人们……

可是，这二十年是什么样的二十年呀！自然灾害、十年动乱……该赶上的，都让他赶上了。一切困难远远超过了以前。哥哥，总是他的支持者。在这二十年艰苦跋涉中，又向他伸出温暖的手。他和爱人的工资不高，每月只有四十来块钱。添第一个孩子时，哥哥每月支援十元。添第二个孩子时，哥哥每月支援二十元。哥哥常常到家里来。人生可以丢弃一切，唯独不能丢失信仰，不能丢弃追求。领导、同志们也这样说。他不能不努力。

终于，一九八一年，在他四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开始忙碌起来。祖国兴旺起来，体育兴旺起来，英雄有用武之地了。远离祖国，坐在话筒前，倾听着卫星线路传来广播电台技术人员从北京发出的呼叫：“还有三十秒，二十秒，十秒……开始！”他开始播音了：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中央电视台，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……”呵，他忙，他累，他高兴。这些年来，他转播了足、篮、排、乒、羽、手、冰、水八个球类项目和体操、举重、游泳、跳水、武术、相扑等一共三百八十九场比赛。奋斗了二十八年，一直到今天，他才觉得自己刚刚起步。可是，现在，他却体力不支，病了。

病倒了，我依然叩响了他的房门。我真有些不忍心。这种采访，对于他也许未免有些残酷了吧？没有办法，如果不是病了，他恐怕又要到印度参加第九届亚运会了。我又无法找到他了。为了答应《文汇月刊》编辑部采写他，我已经搜集了有关的许多材料。我不想多打扰，只想见见他，采取一次闪电战术，既不耽误他养病，又能使我完成任务。

门开了。他出来了。一副病样子：瘦瘦的身材，瘦瘦的脸膛，弓着腰，一米八〇的大个子显得矮了许多；脸色不好，泛着微

黄；头发有几丝发白；眉毛下垂着，眼睛因明显的睡眠不足而散光，失去了焦点；毛衣的胳膊肘已经破了大洞，毛线头飘散着……

他就是宋世雄？就是在话筒前生龙活虎、口若悬河、为无数球迷们所倾心的体育解说员？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

贺老总的赞扬。周总理的批评。吴冷西的谈话。他沉思着……

“说实在的，我没有什么好写的。有这么个情况，我对你说说，有好几家杂志、报纸，都要来采访、要写。我都谢绝了。体委的同志也要写……我看，老肖同志，这次咱们认识了，就是朋友了，你看是不是就算了，不要写了……”

他选择着措辞，缓慢而谨慎地对我说。那声音和电视机里传出的他那实况转播的声音判若两人。一个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，一个是淤塞的、滞流的河水。这无异于给了我一个闭门羹。

“我们随便聊聊……”我也尽量选择着措辞，想撬开他的嘴。

“是呵，我们找了您好几个月了。您忘了，您去秘鲁前，我还找过您，跟您打过招呼……”中央电视台的小战同志帮助我做着他的思想工作。

“是呵，我知道，我答应过……”

窗外，夜色如墨，正刮着初冬的寒风。人又是从大老远来的。他有些为难了。

“我们随便聊聊。你爱好体育，我爱好文学。也许，我们会有说的呢……”我又说道。

他不说什么了。

艰难的采访开始了。

沉默了片刻。这时候，沉默是必要的。双方都在酝酿着，象比赛之前的准备活动。他在想着说什么。我在想着如何谈下去。

他掏出一个白皮的小笔记本，刷刷刷地翻动着，翻到了一页，指着本子对我说：“临到秘鲁之前，我们广播电视部的部长吴冷西同志专门找我谈了半天。”他看了看本子，“是八月十九日上午。冷西同志说：‘体育解说是一种相当高级的艺术，是解说员思想状况、文化修养、专业知识的综合反映。解说一次，等于一次考试。’你看，总结得多好……”

体育解说，在国外很早就有。但把它当作高级的艺术，这样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，恐怕只有在我国得天独厚。体育解说在我国的历史并不长。解放初期，张之和陈述转播一场篮球赛，恐怕算是撩开了这门艺术的序幕。一九五三年，张之在天津转播四项球类比赛，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听罢，高兴地说：“有人会‘说球’，这个办法群众很喜欢，可以普及体育。会‘说球’的，也是专家嘛！”

现在，专家就坐在我的面前，一脸愁云惨淡。他好象心事重重，在想着沉重的往事。

他不承认自己是专家。他只是说刚刚开始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和追求的目标。

“真的，这不是谦虚。现在，体育解说，观众、听众起码有几亿。体委副主任徐才同志对我说：连老太太都知道个‘短平快’。所以，体育解说要把社会教育、普及知识和报道动态、增强人民娱乐性，三位一体。你看，这要求多高哇！我做的差得远着呢！小的方面不说，光是解说中，大的失误就有两次……”

“是吗？那请你谈谈这个吧！”

“这行！”

他的眼睛闪现出光亮来，神情也振作了。好象他马上要讲的并不是自己的失误，倒是自己的一段光荣史。他招呼着爱人：

“钟瑞，拿点糖来……”

“钟瑞同志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，在全国联播节目里，你常能听到她的声音。”小战向我介绍着。

一个高高个子的中年妇女端着一盒糖走进屋，放下糖，又端来几个茶杯，为我们一人冲了一杯茶，淡淡的清新的茶香在满屋飘散。

关系融洽。采访，象绕过一块礁石，开始顺流而下。

“去年在日本转播世界杯女子排球赛，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。中日比赛还没有结束，我就喊了起来：‘不管日本队怎么喊，双方的实力差距摆在这儿呢！’而且还说，‘我们已经是世界冠军了’。这些话，你们肯定都听到了。”

我点点头。这话是欠妥当的。缺少大将风度。

“我们女排那是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。当时我激动了，转播时说：‘诗人们，希望你们写首诗吧！作家们，希望你们写一篇文章吧……’这话你们一定也听到了！”

我又点点头。这话并没错呵，倒是很有激情哩。

“你看，要不说体育解说是无底洞呢！它不仅要求我们要懂得各种体育项目，还要有文学素养和政治头脑。一个解说员的语言在于深度，不在于表面，不在于高昂的政治口号和廉价的激动。”

他有更高的追求。

“其实，这方面，周总理早在一九七一年就对我有过批评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那是文化大革命当中，我刚开始又回到话筒前转播，是一场乒乓球比赛。我尽量用了一些形容词，什么‘流星’呀，‘闪电’呀，‘精湛的球艺’呀……”

那阵子，假、大、空的流行病传染，调门越高越革命嘛。

“总理看完那次电视说：‘体育解说不要把观众带进迷魂阵嘛！’这批评多尖锐，多深刻……”

体育解说牵动着多少人的心！

他不说话了，沉思起来。

“你是一个性格外向、好激动的人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？”我笑着说。

“没错！”他爱人先笑着说道。

他也笑了：“的确，一见话筒，我就感到兴奋，就象足球运动员见到了草坪，游泳运动员见到了水面，象棋运动员见到了棋盘……转播完了，更是兴奋。刚开始，年轻，兴奋得睡不着觉。现在，身体差了些，累得睡不着觉。以前，一直没有怎么深入思索思索，既然把体育解说当做一门艺术，就应该研究研究这门艺术的规律。这次，在秘鲁，比赛的时候，体育馆里比在日本还热闹。秘鲁人专门请来一位杂技团的丑角做专业指挥，全场上千名观众全都听他的，一起呼叫。中秘两队争夺冠军的决赛最激烈。我特别注意了……”

我记得当时他说：“我们希望世界所有的排球队都有进步。大家进步了，世界排球的水平才会不断地提高。”他解说的艺术也在不断地提高。

“所以，体育解说不能只是报道实况，它应该体现出我们的政策水平，它应该表露出我们民族的风格，它应该刻画出运动员

的性格……”

我想起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谈自己的体会说过的话：“体育广播员应该是一个出色的向导，把成千上万的‘旅游者’带到欢乐的体育世界。”他不会再把观众引入迷魂阵了。

他毕竟已经四十三岁，成熟起来了。他不满足一点小小的成绩，虽然，为了这一点点，他付出了整整二十九年的努力。他愿意继续努力。

我忽然注意到他的桌子上摆满一摞厚厚的书籍。其中既有文学史，又有赵树理作品研究专集，还有中央戏剧学院编写的上下两册教材《舞台语言基本技巧》……他在学习。

最贵重的，我采访到了。见好就收，天也不早，我告辞了。

谁知道呢，好事多磨，第二天的采访一开始就不顺利起来。

两个旅行箱。二十支蜂王精。三条原则。他谈得正兴奋……

“老肖同志，实话对你说，我昨晚一宿没睡好觉。”这是第二天清晨，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我琢磨了一宿，老肖，咱们认识了，就是朋友了，你看你是不是不要写我算了。耽误了你半天时间，真是对不住！”

他说得诚恳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他说不出，我能理解。那是无形的，象风。现在，并不只是他一个人，几乎形成一种不正常的畸形现象，赞扬和诋毁可以是同义语，同样可以致人于尴尬之地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他现在不需要什么报告文学，他需要继续努力探讨体育解说这门艺术。

大概他见我有些为难，又说：“跟你说心里话，要说我觉得有多高，谈不上。支撑我要把工作搞好的只有两点：一是观众、听众，二是运动员。真的，你写过运动员的报告文学，你知道他们的甘苦。不把他们的精神反映出来，对不起他们呀！”

我又想起自己的任务。采访还要继续下去呀！“那么不谈你自己的情况了，光谈谈运动员是怎么感动你的，行吧？”

“哗啦”，他从床铺底下抽出一个旅行箱。打开来，满满是资料。“这是我这几年积累的一些运动员的资料。从秘鲁、阿根廷回国，虽然很沉，我没舍得扔。”

我翻着，这里有许多是排球知识的资料，还有许多是运动员本身档案式的资料。

“你看这个，”他翻开一个笔记本，冲我说道，“这是我在漳州采访的笔记。有一天训练结束以后，我遇到杨锡兰。我问她：‘累吗？’她反问我：‘你看我这样子，象累吗？教练员让练三十米变速冲刺，跑十五趟，我非跑二十五趟，我就不让他把我练累！’你看，这就是人物的性格。不仅感动了我，教育了我，以后对我转播比赛时解说也有帮助。”

的确，这比他以前光说孙晋芳一吐舌头，郎平一挥双臂，张蓉芳咬嘴唇，梁艳爱笑……更能刻画人物的性格。一个是外在的，一个是内心的。

“还有这个，你听听。”他又找到新的资料，对我念道：“五月十日，漳州训练。陈亚琼跣趾肌受伤，腰又疼得上不了楼，而且赶上她来例假的第二天。疼得她一边扶着楼梯哭，一边上楼。田大夫拿着杯子，默默地走在她的身后。我心情很难受，也不敢上去搀她，赶紧先上了楼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，我掉下了眼泪……”

他不念了，也不说话了。沉默。我们两人的眼前仿佛都出现了陈亚琼扶着楼梯艰难上楼的画面。那象电影里无声的慢镜头。

“你说看到运动员这种激动人心的情景，我能不把她们的这种精神面貌，通过我的解说反映出去吗？”他说得很激动，眼睛潮乎乎的。

他揉了揉眼睛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想遮掩一下自己这过于激动的情绪，赶紧把糖盒推过来，对我说道：“快吃糖！你看，我不抽烟，家里也没有烟。”

“你不抽烟，喝点酒吗？”我剥开一块奶糖，随便问道。

“不喝。”

“啤酒呢？”

“在宴会上非喝不行的时候，只喝杯底那么一丁点儿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

“不行呀！我的这点本钱就靠嗓子呢。在飞机上连发的冰淇淋，我都不敢吃。”

他牺牲了多少个人的享受，为了千千万万的观众、听众。

“我在秘鲁给我爱人写信，给自己提出三条原则：一别生病，二出色完成工作，三平安返京。”

“有意思！”

“我爱人托体委的同志给我带去了二十支蜂王精，还有一大包治嗓子的药。”

说着，他从床铺底下又抽出一个旅行箱，打开盖，啊，半箱子衣物，余下的空间放着一大包中草药：玄参、桔花、胖大海、麦冬、生地、玉竹、甘草……

“真不少，够你吃一气的！”

“这药倒真是没少吃，二十支蜂王精我没舍得吃。”

“怎么，又带回来了？”

“我对我爱人说：‘你在家带着两个孩子，比我还累，你吃了吧！’”

“她说什么？”

“她说我：‘真可气！’”

他笑了。我也笑了。

“那二十支蜂王精呢？她吃了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。谁也没吃，现在还放在那屋里呢。”他又笑了，

“比起运动员来，我真算不上什么辛苦。而且说实在的，和运动员在一起，我吃的比我爱人总还强点儿。今年到漳州采访，运动员一天七块二的伙食，女排的领队张一沛同志非拉着我和运动员一起吃饭。我不去。他说：‘你是中国排协请来的客人！’他知道我身体不好，工资不高，又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助，就想出了这么个高招，让我营养营养。他还对我说：‘冬训下来，你到我们这儿来，我们负责调理你的身体！’吃不吃算不了什么，听着这话，心里热乎……”

我不打断他，静静地听着。他谈兴正浓，心潮起伏，接着用他那频率很快、流畅而又动情的声调说着：“这次在秘鲁，张一沛知道我解说时爱口渴，特意送来了许多水果——香蕉、柑、桔子，还有大西瓜。秘鲁的水果很多。一到吃饭的时候，曹慧英啦、梁艳啦、陈招娣啦、郎平啦……一大帮人就非把我拽过去，递给我榨菜、八宝菜、豆瓣辣酱……全是国内的咸菜，吃得真带劲，好象跟在北京吃的不是一个味似的。九月二十五日，在利马的阿玛武达体育馆，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，袁伟民、邓若曾走到转播台前，对我说：‘谢谢你！’谢我什么呢？冠军是他们打下来的呀……”

他一共转播了几百场比赛，多少球队夺得了冠军，多少运动